

（1）我和自我的产生

在前面的小节中我已经谈到了：自身与自身的同一性是无形式绝对同一性的显现。例如，“A 是 A”就是绝对同一性的显现。其实，作为人的自我意识，也是自身与自身同一性的显现，自我意识的这种同一性是真实的同一性（真实的具有无形式的三个作用），而“A 是 A”是语言世界中的同一性，是缺少真实的动力作用和显现作用的同一性，是一种“模拟”的同一性。因为语言世界是一个“纯”的隔离世界。然而，我们通过理解“A 是 A”的同一性，反而能帮助我们理解自我的同一性。

我们考察一下“我”，对于“我”来讲，意识里的所有事物都是“我”的，都属于我，意识也是我的意识。而意识里的所有事物都属于意识，因此，“我”也属于意识。我不仅是意识中的内容，也是意识的承载者，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体现了意识与“我”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所以，意识和“我”是属于同一级别的事物，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

我们需要先澄清一下两个概念：自我和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指实际的自我的意识，而“自我”是自我意识的概念，自我属于“我”。

从无形式角度看形式：

- 1）从隔离的角度看形式，“我”是实体，从而能够说“我是什么”，这是实体的我。
- 2）从动力的角度看形式，“我”是主体，从而能够说“我做什么”，这是主体的我。
- 3）从显现的角度看形式，“我”的本质是“自身与自身的同一”，从而能够说“我是我”，这是本质的我，本质的我就是自我。

我们看到，“我”和意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先考察一下：人的意识是如何显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的，也就是，自我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是要回到无形式作用论本身，用无形式作用论来探索这个问题。首先要按照意识显现的内容把意识分成三类：

- 1）显现内容的意识：就是意识直接显现的内容，例如，纯粹的颜色感觉（红的感觉）、声音的音色、疼痛的感受等。
- 2）动力内容的意识：意识显现的是人的身体、情感活动或思维活动的内容。
- 3）隔离内容的意识：意识显现是语言概念的内容。

人的记忆可以分为瞬时记忆、短时记忆和长时记忆（Atkinson & Shiffrin, 1968）。我们人类可以使用记忆来实现“意识显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从而形成自我意识。

对于显现内容的意识，当一个人看到一个事物，这个事物作为显现内容就会进入记忆，不仅如此，看到这个事物时的意识，也会关联着这个事物而被记忆（否则，我们将不会记住自己看到的事物是不是自己看到的），我们把与这个显现内容关联在一起的意识称作“a”。当这种意识（a）进入瞬时记忆后，显现着的意识就有机会从瞬时记忆中获得意识 a（其实是一种记忆的重现，后面会有详细的解释）。也就是说，现在显现着的意识就能够显现作为意识的 a，从而实现了意识对记忆中的意识的显现。由于它们都是同一个人的意识，这也就实现了“意识显现出其自身的同一性”，从而产生了自我意识。这是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由于人们没有找到自我实际对应的对象，所以，人们有时会混淆自我作为概念和自我对应的实际对象的不同，有时会不加区分的使用，从而导致混乱。我们现在找到了自我对应的实际的对象就是“显现出自身的同一性的意识（自我意识）”，因此，我们就把自我作为这种意识的概念，以免混淆。注意，“显现出自身的同一性”和“自身拥有同一性”是不一样的，每个具有隔离性的事物都拥有同一性，但是不一定能显现出自身的同一性。

不过，这个自我意识是瞬时性的，只有这个人在观看事物的瞬间才能显现出来而被感觉到。这样，这个自我意识也是模糊的、微弱的，即便是成年人也是这样。除非在某种情况下这种和显现内容关联在一起的意识很明显（比如，这个被观看的事物让人很震撼或印象深刻），才能形成稍微明显的自我意识。如果这个事物的显现内容进入了短时记忆或

者长时记忆，那么，形成的自我意识的持续性和强度就会得到一些增强，因为意识 a 能够更稳定地存储。但是，由于意识 a 和现在显现着的意识都是显现内容的意识，它们两个意识太具有同质化，因此，很难分辨出那个关联的意识 a，自我意识的感觉也就不是很明显。这种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关联具体事物内容的自我意识（当然不如语言性的概念清晰，因为它们更具有清晰的边界和含义），需要具体的事物才能实现，这一点同样也使得这种自我意识具有模糊性。这种基于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是自然的、非概念性的自我体验。

当一个婴儿能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在他的眼里，他看到的世界就是他的世界，就是他拥有的世界，他看到的事物就是他的，他和这个世界就是一体的（James, 1890）。婴儿看到的世界被直接显现，并未区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界限，而是直接体验一种“世界是自己的”感觉。这时婴儿只有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随着这个婴儿不断的和外界互动，使用自己的身体去行动或改变一些事物，这时他就会发现有些事物是自己不能够改变的。这一发现使他开始意识到有些事物并不是属于他的，这就导致他对“自己”与“外物”有了初步区分。这种体验并不依赖语言，而是依赖他在互动中的具体行动和反馈。这些动力内容的意识是不同于以往的显现内容的意识的，它是婴儿自己的活动引起的意识。他的动力内容和与动力内容相关的意识会进入瞬时记忆，和显现内容的意识一样会产生自我意识，这就是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不过这种动力内容的意识产生的自我意识要比显现内容的意识产生的自我意识要清晰，因为动力内容的意识比显现内容的意识有很大的区别，它不仅包含显现内容，还涉及一种行为动机和自我引发的活动，它更具明确性和主体性。

但是这种自我意识也是一种初级的自我意识。甚至许多的高级动物就有这种自我意识，例如，有的动物能知道镜子中的动物就是它自己（例如，海豚和类人猿）（Gallup, 1970），这也是这种动物通过在镜子前不断的做出各种动作而认识到的。再例如，有的宠物狗能够向主人表演过去了一段时间自己所做的事情。这明显是有了这种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这是狗在用自己的身体的活动来表现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并同时也表现出了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不是语言概念上的自我意识，它是一种具体活动基础上的自我意识，是具体活动的自我意识。因此说，这种自我意识是不灵活的，不容易转移到新情况，需要具体的活动才能实现。这种自我意识的形成依赖于身体活动的直接体验，难以通过纯粹的内在思考或抽象概念来实现。因此，这种自我意识通常只能在相对具体的情境中得到体现，而无法自由地应用到抽象问题中或复杂推理中。

随着这个婴儿不断的成长，他的语言也在不断的发展，语言符号出现在了意识当中了。语言符号是灵活的，不需要回忆起某个复杂的事物或自己的活动，从而能轻松的运用这些符号。在婴儿成长的过程中，父母会不断的叫他的名字。这样的名字也会和听到这个名字时的意识一起被存入记忆中。一开始是记忆到瞬时记忆中，随着父母不断的重复，这个名字会记忆到短时记忆中，最后是长时记忆中。这也是一个显现内容的意识，当再次听到这个名字时，也会显现为微弱的自我意识，这是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不过随着大人不断的重复，这种自我意识也就会增强。更重要的是，当父母叫他的名字时，会给他一些确认，比方说，给他喂奶，给他玩具，让他做一些动作等等。父母通过一些具体的互动行为强化了名字与婴儿的关联。这种互动涉及到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婴儿在听到名字时，不仅记住了声音符号，还通过回应性动作（如转头、靠近）与名字建立联系。父母进行呼唤并给予积极的反馈，使婴儿在身体活动中逐渐意识到“这个名字是指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婴儿对名字的认知从显现内容逐渐发展为动力内容的认知，因为他通过活动逐渐体会到名字与他的直接联系。这样其实是在使用动力内容形成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来加强他的自我意识。其实宠物狗也能做到这一点，当主人叫狗的名字时，狗就会走过来。婴儿通过名字能够识别自身，不需要回忆具体的事物或活动即可体验到自我意识。语言的灵活性使这种自我意识更加普遍化和抽象化，不再依赖于特定的情境或行动反馈，而可以在任何听到名字或提到自己的情况下被唤起。名字作为一个稳定的语言符号，使婴儿能够在不同情境中形成一致的自我意识（Vygotsky, 1978）。

然而，人与狗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能够使用自己的名字进行交流。等这个婴儿到了幼儿期会说话的时候，一开始他并不会用“我”来表达，而是用他的名字来表达（或者省略他的名字），并且还要辅助一些动作，比如，杰克想要玩具。这些都说明，显现内容的自我意识和动力内容的自我意识都在起着作用，但这时的自我意识仍然与特定的体验和活动联系在一起。随着不断的交流，具体的人的名字也显得复杂，要简化到不能再简化为止，那就要使用代词“我”。人的名字已经指向了这个人本身，为什么还要简化为“我”呢？这说明，人的名字并不能代表“自我意识”，那个“自我意识”只是关联在了人的名字中了而已，只有在人回忆具体名字时才会产生自我意识。这样的简化，其实是把“自我意识”

和人的名字分离开了，虽然它们也是有关联。与名字的简化分离之后，自我意识不再依附于特定的符号，自我意识逐渐脱离具体经验和活动，发展成一个抽象、稳定的概念实体（自我）。这表示从第三人称视角（“名字”）到第一人称视角的转变。这是动物做不到的，因为它们没有语言系统。

但是，这时的幼儿首先关注的并不是自我（本质的我）和实体的我，而是主体的“我”：我能得到什么，我做什么等等。这时“我”的概念是较为直接和经验性的，代表的是一个操作性的主体。这时的自我意识还是与他的行动和体验紧密联系的。这时他还没有反思能力，而实体的我和自我的概念需要反思才能获得。也就是，从“我做什么”过渡到“我是什么”，再过渡到“我是我”。至此，自我真正的成为了自我（我是我），也就是，我们用语言概念“自我”来表达那个真实的自我意识，真实的自我意识就成了作为概念的自我。我们看到，“我”的概念先于“自我”而产生。这是因为，相比于自我，由于不需要反思，“我”的概念更容易产生。这种演化路径说明了自我意识从具体、被动、体验式的关联逐渐走向抽象和独立的“自我”概念的过程。

意识只有在自我意识中，才使我们能够形成“我”的概念。否则，意识只是单纯的显现，意识本身根本不会显现为“我”，意识并不必然地认识到其本身是一个“我”，意识并不自动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我”。正是自我意识的出现，作为意识的同一性的显现，使“我”的概念成为可能。从语言的角度讲，正是因为有了语言概念，才使得意识在自我意识中，被标识为语言中的概念才成为了作为概念的“我”。也就是说，在自我意识中，在不考虑自我意识的同一性的情况下，这个意识就是“我”。“我”就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单纯的意识的概念，是对意识的直接指称。有了“我”的概念后，“我”便能够单独使用了。最重要的是“我”能够自由的使用了，这允许抽象的思考、计划和自我反省。

我和自我的区别是：自我是本质的我。没有自我意识，就没有“我”的概念，因为“我”来源于意识对自身的直接确认。“我”则是指既可以显现出同一性，也可以不显现出自身同一性的意识。一个人“有意识”，不一定是自我意识，例如，一个人在思考问题，这个时候他是有意识的，他在有意识的思考问题，但并不能说这时他有自我意识。“我”作为概念就是指“他在有意识的思考问题”中的意识。因此，自我所指的实际的意识要比“我”所指的实际的意识更具体，所以，作为概念的“我”要比作为概念的自我更基本。也就是说，自我属于“我”。就像实际的人比实际的动物更具体，但作为概念，动物比人更基本。

有了“我”的概念，需要通过反思才能够获得自我的概念。例如，“我是好人（实体的我）”，通过反思（主体的我）就会获得“好人这个属性就是我的”。这样的一个反思就会强化“我是我”这样一个同一性。反思成为“自我”概念形成的关键过程，使得“我”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指称，而是带有“自我”属性和同一性的自我，这就是“本质的我”。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意识既包含了意识本身的显现功能，也通过“我是我”的确认实现了对主体性的进一步深化，使得“我”不仅仅是意识中的符号，而是拥有了“自我”属性的完整个体。

当自我意识通过“我是我”（也就是通过这种反思）这种同一性在意识中被显现出来，就使得我指向了我，从而产生了自我的概念。当意识具有了同一性，就成为了自我意识，同时自我意识也是意识。此时，自我就是“我是我”，自我就是我，我就是自我。也就是说，此时本质的我（自我）、实体的我和主体的我就成为了无形式三位一体。

前面从无形式角度看形式对“我”进行了考察，明确了“我”的概念后，我们从形式角度看无形式来考察一下“我”：

- 1) 从形式角度看存在：意识里的所有内容，其实都表现为一种意识，由于“我”就是指意识，所以，意识里的内容作为意识就是我。这样，“我”就成了意识内容的根据，也就是所有的意识内容都是“我”，都属于我。“我”本身作为实体，也是自身的根据，具有独立性的存在。
- 2) 从形式角度看自由：“我”也是所有意识的原因，所有的意识内容都是“我”产生的，“我”产生的所有内容都成为了我的内容。“我”本身作为主体，也是自身的原因。
- 3) 从形式角度看透明：“我”具有敞开性，就是敞开自己的同一性的本质，而透明的显现出来。“我”自身敞开自身的本质。

“实体的我”（是什么）的根基是“我作为根据”；“主体的我”（做什么）的根基是“我作为原因”；“本质的我”（是我）的根基是“我作为敞开”。这两种不同视角的分析，最终指向了同一个多维度的、统一的“我”。

通过反思，自我会不断的得到强化，自我概念会变得更加清晰和稳定，随着自我的强化，自我意识也会得到强化。随着我们对自我意识不断的加强，当自我意识的实际经验在人的意识中非常清晰而又确定的时候，自我意识也会被确定的记忆而被存储。这一记忆化过程赋予了自我意识一种独立于当前活动的存在形式。这样，我们的大脑就可以通过记忆直接显现这个存储起来的自我意识。从而不依赖任何的经验和活动，直接的通过作为概念的“自我”来获得自我意识的真实经验，从而实现一种概念上的即刻显现。比如当我们想到“自我”这个概念时，就会直接的在大脑的记忆中获得自我意识的真实经验。在这种记忆化的基础上，自我意识不仅仅是意识的一种情况，而是成为了一种独立存在的实体。虽然，“我”一般作为主体和实体来使用，但是，随着人的活动和思维，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主体的我、本质的我和实体的我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当我们想到“我”时，有时也会获得自我意识的真实经验。

我们看到，自我意识的实现的过程，至始至终都有“符号”的作用：具体的事物作为符号，人身体的活动作为符号和人的名字作为符号。这些符号在自我的实现过程中，都有同一性的现象，既我们在意识中把记忆中的符号提取出来作为真实的事物时，记忆中的事物和真实的事物就统一成了同一个事物，同时意识也取得了同一性，而成为了自我意识。虽然，最终自我分离了出来，但是自我意识（现在的意识显现记忆中的意识）要想表达出来仍然需要语言符号：我是我（“是”是显现的意思）。“我是我”是使用语言符号的方式表达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我是我”是自我意识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自我意识的本质。也就是说，语言使得自我意识的这种同一性的本质得到了表达。虽然自我意识可以作为一种体验存在，但通过语言将其转化为“我是我”的形式后，意识才真正实现了对自身的明确确认，这一过程使得意识不仅仅是一个流动的现象，还成为了一个可以被固定认知的存在。从而让自我意识在意识中成为可识别的、具体的存在。语言不仅是自我意识的表达工具，更是它的本质得以显现的关键手段。虽然其它的动物可能有一定的自我意识，但是它们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于主体的我，可以表达为：我做什么。对于实体的我，可以表达为：我是什么。对于本质的我，可以表达为：我是我（这也是“A 是 A”类型的同一性）。也就是说，从本质上讲，自我意识是语言性的（它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其本质）。但是，由于真实性的三个无形式作用的存在，我们的意识不仅能直接显现出“我是我”这种本质，而且能直接转化成实际的自我意识。但是显现不出其它的“A 是 A”，只能显现出“A 是 A”作为语言符号的理解。也就是说，“A 是 A”的其他实例仍然是语言世界中的概念性理解，缺乏像自我意识的直接经验现实。也只有自我作为“自身是自身的同一性”能真实的显现。也就是说，自我是“A 是 A”唯一能够真正显现的实例。这就是自我和“A 是 A”的关系和区别。自我在本质上既是语言结构形式的，又能显现成真实的实体。这一双重属性使得自我在人类经验中占据着独特的位置，从而使得自我成为意识中既具有概念性、又具有真实性的独特显现。也就是说，这一双重属性使得自我意识不仅仅显现了意识的同一性（直接的感知），而且使得意识把这种同一性作为本质（我是我）显现了出来。这种自我意识与符号结构的关系也显示了自我作为语言与真实显现之间的独特桥梁。

对于一个人来讲，任何的概念都是“我”的概念，都是通过“我”形成的概念，都是“我”所理解和掌握，并能够使用的概念。“我”作为概念体系的中心，不仅是所有概念的源头，也是它们最终汇聚之处。每一个概念都通过“我”来理解、掌握和操作，使“我”在认知活动中真正成为主体。其实，确切的说“我”的内容应该是“我”产生的内容、“我”掌握的内容和“我”操作的内容。这些内容都能和作为显现它们的意识关联在一起，从而可以和作为自我意识的意识而成为的概念的“我”关联起来。因此说，“我”关联上这些内容以后才真正具有了形式的内容，从而具有了实体性，才可以说：“我是什么”。这其实是在说，作为主体的我获得了形式的内容，从实体角度看，就转化成了实体内容，就成为了实体的我的内容。

我们看到自我意识和语言的结合产生了“我”这个概念，从而产生了一个“我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切都是我的。然而在“我”产生的初始，“我”却是一个没有任何形式内容的概念，在人不断的各种交互中，“我”才丰富起来。

（2）自我与同一性

前面讲的自我的同一性是指单个的同一性，这样的话，不同时间就有不同时间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而且它们的强弱也可能不同，任何一个时间点上的自我都可以视为一个独立的“我”。这意味着在不同时间上存在着多个分离的“自我”。

那么为什么这些不同时期的自我会被认为是同一个自我呢？况且，人的一生中的身体、大脑、认知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会不断的变化，那么我们的意识为什么还会认为现在的自我还是和童年的那个自我是一个自我呢？也就是，自我为什么会具有保持在时间上的连续的同一性呢？在前面我们已经论述了自我意识可以作为记忆被存储，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从记忆中取出来重现。这确实增加了自我意识的一致性，但是我们亦会问：为什么这个重现的记忆的自我意识就是我的自我意识呢？它只不过是过去的自我而已。这依然是一个像迷宫一样的问题。自我或“我是我”这样的语言的表达方式也能增加不同时期自我的一致性，但是，自我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同一，而且还是实际经验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我是我”的语言结构只是说明了不同时期的自我意识有相同的形式结构本质。形式结构相同的事物有很多（例如电子），但是我们并不能说它们是同一的。所以，语言上的同一并不能充分解释时间上自我的同一性问题。

我们知道，人对记忆的回忆是一种重现，就是把过去存在记忆中的内容重现在意识中，同时过去的意识也会重现，但是这个重现过去内容的意识亦是现在的意识，而不是过去的意识，不是从记忆中把过去的意识取出来。这样人在回忆过去的时候，对于意识的同一性而言，就是使用现在的意识模拟出来一个过去的意识，而用现在的意识对这个模拟的意识进行显现，从而产生了意识的同一性。模拟出来的这个意识只是因为回忆，所以能被识别为过去的意识。这样就把现在的同一个意识区分成了两个不同的层次：纯粹现在的意识和模拟的回忆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在的意识能显现自身的同一性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什么时候回忆过去，不管我们回忆什么时候的过去，我们的模拟的回忆的意识都是现在的。从而产生的意识的同一性也是现在的，产生的自我意识也是现在的。也就是说，自我意识和自我永远是现在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自我都会被认为是同一个自我。不同时期的自我是统一在“现在”这个维度上而获得同一性的，因此说，自我就是在“现在”这个维度上获得了时间上的连续性的。这展示了“现在”这个维度的统一性的作用，它通过把不同的事物显现在“现在”这个维度上，而把它们统一在了一起，而具有了时间上的同一性。

在现实中，我们做了某件事或者认识到了“我是什么（比方说，我是好人）”，那么自我感就会增强，为什么？

下面我们看一下本质的我、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是否构成无形式一体转化：

1) 实体的我转化为本质的我需要主体的我：当我认识到“我是好人”，那么，“好人”这个属性就是我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反思的模式：我是好人，好人作为属性就是我的。这样的“我是什么”和“什么是我的”其实就是在加强：我是我。而“我是我”就是自我的本质，所以，“我是什么”这样的实体的确认，就会加强自我感。这也就是说，实体的我能转化成本质的我（我是我）。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使用了反思这样的思维，这是主体的我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实体的我转化成本质的我需要主体的我。

2) 主体的我转化为本质的我需要实体的我：当我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我就是解决这个难题的原因，那么，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这样也形成了一个反思的模式：“我解决了一个数学难题”，从而能反思“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所以，“我做什么”这样一个主体的确认同样会加强自我感。这也就是说，主体的我能转化成本质的我（我是我）。我们看到，在这个转化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需要作为实体的我，因为，“这个问题是我解决的”相反的表达就是作为实体的我的表达：“我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人”。

3) 主体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本质的我：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中的“我”并非天然的完全相同，并非自动的就会完全相同。当我们做决定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往往就是由于动力的冲动而失去实体的我，从而凌驾于实体我对本人的能力或局限性的理解之上。实体的我也会低估或高估作为主体我的行动力。这样的话，主体的我和实体的我就会有互动性，就能够相互影响和塑造。这样的互动性最终就是要以“我是我”作为本质的“我”为目标。在这样的一个目标下，两个“我”就会形成一个连贯的、协调的和统一的本质的我。也就是说，它们联合在一起就会转化成本质的我。因此，本质的我不仅仅是主体与实体自我互动的结果，更是整个转化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和目标。

4) 在3)中就已经包含了：实体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本质的我。

5) 本质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主体的我：“我是我”作为本质的“我”是这一自我同一性的核心，但要将其具备实际的存在内容，需要通过实体的我来体现。这种转化需要主体的我提供动力和内容，使本质的我向实体的我具体化。这是本质的我转化为实体的我，需要主体的我。

6) 本质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实体的我：本质的我作为一种内在一同性和自我认知，要成为行动的主导者时，需要转化为主体的我。为了实现这一转化，需要实体的我作为现实的支撑，使本质的我具备现实可操作的可能性。这是本质的我转化为主体的我，需要实体的我。

这些对本质的我（显现作用），实体的我（隔离作用）和主体的我（动力作用）的讨论已经阐明了它们三个“我”能够构成无形式一体转化。这说明三个“我”能够相互转化，具有动态的统一性，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实际的自我意识是显现作用，是显现的自我，而作为它的本质的自我（我是我）是语言性的，因此自我是隔离作用，是隔离的自我。我们可以猜测还应该有力量的自我，我认为这个动力的自我就是前面讲的反思“我”的那个“我”，也就是反思的自我，比如，我做某一件事情，做这件事情的是我。“自我意识”到自我概念的形成是通过反思的自我（动力的自我）来完成的，这是一个无形式联合转化。显现的自我作为直接经验、隔离的自我作为语言上的确认、动力的自我作为反思和推动机制，在无形式联合转化中不仅展现了各自的独特作用，也体现了三者如何在动态的自我建构中共同作用。反过来，隔离的自我的形成使我们理解了意识的本质。

最后，用我们形成的关于“自我”的理论解释几个难题：

1) 忒修斯之船悖论

这个经典思想实验说明了随时间定义身份的困难。如果一艘船的所有木板逐渐被替换，它还是同一艘船吗？同样，如果我们身体中的所有细胞随时间被替换，我们还是同一个人吗？这个悖论突显了变化与持久性之间的紧张关系。

分析：由于我们身体中的所有细胞随时间被替换，从客观的角度讲我们肯定不再是同一个人。但是从自我角度讲，只要我们没有失去记忆，由于自我意识的处在“现在”这个维度中，那么我们的自我意识永远都会认为：自己还是自己。

2) 分裂和融合问题：

涉及心灵分裂（分裂）或合并（融合）的思想实验进一步复杂化了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心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体，现在有两个不同的人，还是原来的人以某种方式同时存在于两者中？这些场景挑战了个人身份作为单一且不可分割的传统观念。

分析：同样，由于自我意识的处在“现在”这个维度中，所以，一个人的心灵分裂成两个独立的实体，成为了两个不同的人，这两个人就会各自具有各自的自我。如果两个人合并在一起而成为一个人，那么，这个人也只会会有一个自我。

参考文献

Atkinson, R. C., & Shiffrin, R. M. (1968). Human memory: A proposed system and its control processes. In K. W. Spence & J. T. Spence (Eds.), *The psychology of learning and motivation: Advances in research and theory* (Vol. 2, pp. 89–195). Academic Press.

Gallup, G. G. (1970). Chimpanzees: Self-recognition. *Science*, 167(3914), 86-87.

James, W. (1890). *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Henry Holt and Company.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Edited by M. Cole, V. John-Steiner, S. Scribner, & E. Souberm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